

序 言

Perry Link (林培瑞)

我認識捷生兄 27 年了。1980 年初，沒見面以前，偶然讀到過他的小說《在小河那邊》。那是在「粉碎四人幫」的歲月，「傷痕文學」雨後春筍，知識界「解放思想」，「打破禁區」，寫「十年浩劫」。黨的領導說作家不要「心有餘悸」，但也不鼓勵人們往歷史深處探索或揭發自己心理最疼痛的層面。全國正在「撥亂反正」，大家應該「向前看」，作家們明白這些說法，是要大家不要寫得太露骨，真犯忌了自己就會有麻煩。因此一般作家只寫了十分之二三就停筆了。但傷痕文學是絕對的好事情。二三分的實話，比起毛時代來，還是算很不錯，也足以讓讀者「解恨」，好好歡呼一番。我當時那麼看，現在回顧也覺得，那幾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的精神生活少見的比較健康的時期。但畢竟傷痕文學的套話和概念化的描寫，不足以探究毛時代的巨大災難，也沒有給中國讀者機會嘗到「十分真話」的滋味。

《在小河那邊》在傷痕文學的主流當中，也沒把毛時代的深層挖出來，但從中可以看出孔捷生這位年輕作家（當時是年輕的）與眾不同。語言細膩又生動，有立體感，套話很少。這種優秀文筆在捷生以後的作品裡一年比一年顯著。他 1995 年在普林斯頓寫成的《紫雲硯》是以端硯為線索，展

註：Perry Link (林培瑞) 為美國漢學家。

示廣東人的抗日畫卷。中國的抗戰故事，要是不陷入概念化，不寫英雄好漢獻身抗敵，那是很少見的。但文學作品只有超出概念化才能深刻地反映人生實況。捷生借戰爭和硯臺來描寫有血有肉的人物，展現出十分可信而多面的複雜人性，寫出了生動感人的故事。從《在小河那邊》到《紫雲硯》是捷生作為一個有特殊天份的作家的成熟化的過程。

這是給捷生的小說集《龍舟與劍》寫的小序。

